

(香港) 溫紹賢 著

作家出版社

梅萼之歌

(三部曲)

*Romance of
the Fragrant Port
(trilogy)*



(香港) 溫紹賢 著

梅萼之歌

(三部曲)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1999-294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萼之歌: 三部曲/温绍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63-1788-5

I. 梅…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690 号

梅萼之歌(三部曲)

作者: (香港) 温绍贤

责任编辑: 杨葵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vi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520 千

印张: 18.5

插页: 2

版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88-5/I·1776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梅萼之歌》序

当中英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告香港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归还中国以后，中间曾有十二年的过渡期。在这历史大转变的时期，我们曾期待作家能创作出一部反映香港近百年来沧桑变化史的文学作品。如今，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已完成、问世，可说是不负历史、时代所赋予香港作家的使命。

默默耕耘，不问寒暑，穷数年之力以完成这部作品的是温绍贤先生。

温绍贤先生是写长篇政经小说的高手，以他的经验、学养、生活的积累而创作关于香港历史题材的宏篇巨制，是驾轻就熟的。事实胜于雄辩，这部长篇巨制已经摆在我的眼前，令我有幸先睹为快。

小说以《梅萼之歌》为总题，分三部：《憔悴损芳姿》、《春事破寒来》和《只有香如故》。

温绍贤先生的《梅萼之歌》不是平凡的作品，具有很大的特点。他以深邃的观察，缜密的构思，挥洒自如的笔触，写出了香港一百年来各个时期一连串商业上非常进取和成功的创业故事以及社会风貌的演变。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梅萼之歌》从本世纪初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中国的整整一个世纪。

要描写香港经历一个世纪的历史小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程。过去也曾有人尝试写过，可是如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完全不了解香港的统治阶级英国人，特别是英资洋行大班人物的生活及发迹史，就难以概括香港的英国人和中国人世代之间的渊源关系、中西交杂的风土人情，就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毛病，也不能揭示出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殖民地社会本质的东西。

温绍贤先生所以具有撰写《梅萼之歌》的特点，是因为他的家庭与香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达百年之久。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他的祖父及外祖父均早丧，祖母和外祖母于本世纪初到香港来谋生。其外祖母开头为汇丰银行大班当家庭佣工，几年后该大班去世，她跟着女主人相依为命度过了好几年，以后女主人再嫁给屈臣氏一职员，该职员后来一步步爬上大班的职位，而其外祖母则成了该家庭的厨师兼管家，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直至去世。温绍贤先生的祖母也在红磡黄埔船坞给英人当佣工，成为船坞内最有名的西餐大厨。温绍贤先生自幼就跟外祖母生活，直至大学求学为止。他甚得外祖母的女主人喜爱，她甚至出钱供他上学，并亲自教他英文。因此他对英国人的生活、家庭环境和他们在香港的发迹史最为了解。加以温绍贤先生从事长篇政经历史小说的经验和能力，就有助他熔铸这部历史创作。

《梅萼之歌》是三部曲的小说。

第一部《憔悴损芳姿》写的是本世纪初英国人到香港来闯天下发迹的故事。在港英当局给予各种特权下，这些英国人得以进一步奠定了英资垄断香港经济命脉、雄霸远东的基础，而华资则在强大英资企业的窄缝中艰苦求生存、求发展。

第二部《春事破寒来》写的是二次大战后，一批劫后孤雏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故事。他们雄心勃勃，运用各种避开英资锋芒和封杀的灵活策略，抓住五十年代初的韩战和美国对中国禁运，一九六七左派暴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大股灾等多次时机，暗地里发展壮大，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终于积聚到足够的力量与英资

传统洋行决一雌雄，一次又一次成功收购英资大行，从而打破了英资垄断香港经济一百多年的局面，最后在香港经济生活中与英资平分秋色。

第三部《只有香如故》写的是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期中，英资、华资和中资企业在互相渗透、互相扶持、互相竞争中共同发展，华资、英资风雨同路，共同支撑香港的经济大局；而在过渡期中，在政治经济上的多番起伏，给一些外来者和本地人提供了一个创业良机，有些人则卓然有成，成为香港商界的新贵。

很显然，作者的目的是，要用浓重的笔墨，着力描写香港上述种种最具典型意义的工商业活动，从而从本质上揭示香港是如何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大都会的。同时，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反映一个特定时期香港人的生活：从本世纪初英国人唯我独尊、中国人贱如草芥、中国年轻女工备受英国男主人污辱的浓厚殖民地特点，以及在香港的英国人的家庭生活、他们和他们的用人之间世代的封建附庸式关系等现象，到九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各人种基本上平等的社会风貌。中间穿插着一个个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荡气回肠的爱情和伦理悲剧故事，以及这些爱情故事和伦理悲剧怎样给以后几代人带来错综复杂的伦常关系，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关系是不可思议或甚至是荒谬的。

正是一个世纪以来香港的这些经济脉络和殖民地社会里中西交杂所引发出来的香港本身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个个爱情和伦理悲剧故事，构成了这部小说十分丰富的内容和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主题。而这三部曲的总题目《梅萼之歌》及每一部的题目《憔悴损芳姿》、《春事破寒来》和《只有香如故》具有表达中国人不屈不挠、绝处求生的品质的深刻寓意。

这三部曲结构规模宏大，上下历六代人，出场人物达一百四十多个，牵涉的大中型英资、华资、中资企业超过四十家，共五十多万字。小说用中英两种语文写作。

我觉得《梅萼之歌》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小说，因此我诚意向

广大读者推荐它。

曾敏之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香港

第一部

憔悴损芳姿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暮阁春迟。
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
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
浓香开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时。

——李清照：临江仙·梅

故事简介

《梅萼之歌》三部曲的第一部《憔悴损芳姿》描写本世纪初英国青年布朗只身到香港来闯天下的故事。由于布朗有魄力，有胆色，有眼光，敢闯敢干，不择手段，从屈顿氏一个车间主管的低位，勇于不断提出革新公司管理制度的建议，终于获得董事局的青睐，战胜了屈顿氏东主皮尔逊女儿珍妮的未婚夫韦伯斯特，一步步地取代他而升上二班的高位，并同时赢得了珍妮的芳心。皮尔逊死后布朗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屈顿氏的大班。布朗赖以成功的“以华制华”、“刚柔并济”、“无力工会”等策略，后来成了全港英资大行的指导方针，以后加上他建议的自由经济、不干预商业活动和低税率策略，更成了香港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参考。

小说还描写了韦伯斯特在失意时和他的“自梳”女佣三姐一段悲怆的地下情，同时又揭露布朗在担任工厂车间主管期间诱奸了年轻貌美的女工阿花。这些地下情和奸情都造成了以后几代人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充分反映了本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前香港殖民地的独特风貌。

小说的背景时间是本世纪初至一九四一年底二次大战香港沦陷，中间经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

(一)

一天黄昏，电台播出警务处的一则紧急严正声明：

为让本港各界人等明了中国上海五卅事件的始末，不至受捣乱分子蒙蔽和鼓动而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等不法活动，我处经政府授权，特简单披露其真相和发表紧急严正声明如下：

今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一群工人代表，因厂方解雇工人而强行闯入厂方办公室交涉，厂方为防止发生骚动，开枪警告和镇压，据说顾正红等十多人在这次事件中死亡。之后，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以募捐接济死伤工人及赴顾正红等人的追悼会为名，举行煽动性集会，威胁到我英租界的治安和安全。为此，我英租界工务局的巡捕拘捕六名学生，并于五月三十日开庭对他们进行审讯。当日，上海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商人、工人受人鼓动，到南京路巡捕房声援被捕学生。我英巡捕见那些人来势汹汹，为了自卫，警告无效后，即开枪镇压，据称，在混乱中，有十三人被打死，十一人受重伤，五十人被捕。

发生死伤人事件，诚非我方所愿，但从上述事实中，事件显然有人从中捣乱而导致。五卅事件发生后，别有用心分子在上海首先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抗议，继而在南京等十多个城市挑动罢工、罢课、罢市，以此来对我方施加政治压力。六月五日，南京和记洋行华员举行罢工，在此形势下，厂方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阻止，有两名工人受伤；继而天津日本裕大纱厂的工人于六月十日进行罢工，日本人亦实行武装镇压，枪杀六人，伤多人，二十人被捕。由此可知，五卅事件是某些怀有政治企图的中国人有预谋地挑起的。

最近，本港也有些不法分子乘机煽动民众罢工、罢市、罢课，企图破坏本港的社会秩序和治安。为此，我警务处严正声明：为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严禁一切罢工、罢

市、罢课等活动，对于一小撮滋事分子，要把他们绳之于法，严惩不怠。希各知照，切实执行，此布。 警务处处长启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盖伊·布朗腰板挺直地坐在客厅的一张安乐椅上，在静静地听着，沉思着，他沉思时的样子仍然是那么威严，那么不可一世。就是坐着也可以看得出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他虽年届四十，但他那枣红色的头发依然和年轻时一样浓密，那雕塑般笔直的鼻子和轮廓分明、嘴角微微往上翘的嘴巴依然十分鲜活，前额和眼角连一条浅浅的皱纹也没有，红光满面，样子仍然充满青春活力。只有当他整齐而浓密的上扬眉毛之下那对蓝湛湛的眸子，射出一股既灵活又严厉的光泽时，人们才看出他是个久历商场的英资洋行大班。他是闻名香港和远东的传统英资洋行屈顿氏的董事局主席。

这时，一个女子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只毛色黑亮的卷毛狗。她是布朗的太太，名叫珍妮，身材高挑苗条，金发碧眼，面貌虽不是属于美艳那一类，但仪态雍容，气质高贵。尽管她比丈夫年长两岁，却依然保持着青春气息。在她笑意盈盈脸孔上的眼角虽然出现了一两条鱼尾纹，但并不显眼，而她面部和脖子上的皮肤仍然十分光滑，配合她一双温柔的浅蓝色眼睛，平添了几分妩媚。她先走到收音机旁边，待声明播放完毕后，她就把它关上。

“盖伊，又为工人罢工的事伤脑筋吗？”她走到他旁边的一张长沙发坐下来，一边说，声音里充满了关怀体贴之情。那黑狗也乖乖地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地方蹲了下来。

“是啊，这件事真烦人，如果不设法制止，发展下去，我们的处境就会不堪设想，而我们多年来辛辛苦苦创下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他伸出长满了枣红色卷毛的左手，摸了摸他那笔直而端正的鼻子，然后提起妻子放在他椅子扶手上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湛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爱意。“这是我们共同创下的事业啊！”

“事态真的那么严重吗？”她显得有点忧心忡忡地问。

“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他放下她的手。“所以今天晚上就请几间洋行大班来吃晚饭，共同研究对策，好在立法局上向港督司徒拔提些建设性意见。”

这时，珍妮偶然看见一个穿白色唐装衫、黑色长裤的女佣从外面经过客厅的门口，她立即叫住她：“阿嬷，今晚请客的晚餐准备得怎样了？”

那女佣走进来，恭恭敬敬地答道：“女主人，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去办了，只是餐后甜品的芒果雪糕，因办馆没有芒果供应，要改用梨子。”她顿了顿，然后补充说：“梨子雪糕的味道也不错。”

那女佣名叫三姐，三十六七岁的年纪，乌溜溜的头发从前额一直向脑后梳，成一垂到腰背部的辫子，身穿松阔的白衫黑裤，是典型的香港“妈姐”打扮。“妈姐”即在香港专门给西人打住家工的女佣。三姐是布朗家的大厨，也是四个用人中的领班，布朗太太叫她做“阿嬷”，即是这个意思。三姐虽然踏入了中年，但修长的身材仍然结实，曲线仍然美好，瓜子脸上的五官十分整齐，皮肤仍然白净，尤其是一张樱桃小嘴，嘴唇仍然粉红油润。她是一个美丽的妇人。

“很好，”珍妮对她说，“那你就去继续准备吧。”

三姐走了之后不久，忽然又折回来，手上拿着一封信，交给珍妮。珍妮接过信后，她还站在那里，热切地问道：“是少爷从伦敦寄来的吗？”

珍妮没有立即回答她，只慢慢地把信拆开，然后拿出信肉和两张照片来。

“是的，是詹美从伦敦寄来的。”她把照片交给布朗看，自己开始看信。

但三姐并没有离去，她仍然站着，似乎是在等待什么。

布朗看了一会照片，然后把它们递给三姐。三姐接过后，看了又看，一边说：“又长高了，少爷才十三岁，就快长得跟女主人一样高了，也长得越发俊朗了。”

珍妮看完了信，对三姐说：“詹美说他想念你。”

“这少爷！”三姐笑眯了眼，但一瞬间，一丝惆怅的表情掠过她的眉梢，她立即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布朗把小黑狗抱在怀里，低头温柔地抚摸着它的头颈部，深情地说：“小布朗基，我的乖乖。”与此同时，他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着三姐轻盈地离开的背影。

晚上九时，布朗夫妇开始宴客。在长桌周围坐了九个人，除了布朗夫妇外，其余七人都是本港英商洋行的大班及其夫人，他们包括香港集裕银行的约翰·佩特森夫妇，协谐洋行的威廉·凯勒夫妇，源远洋行的汤马斯·史文朋，马田洋行的大卫·马田和红埔船坞的贝里·库柏。

宴会开始后不久，布朗说：“诸位，让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近来的局势吧。”

珍妮热情地招呼大家吃喝。

三姐和另外两个用人在客厅外面等候上菜和差唤。

香港集裕银行的佩特森先讲话：“这本来发生在千万英里以外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事，现在却烧到我们香港的身上来了！现在我们香港有些人乘机鼓动人们罢工、罢市、罢课。香港海员工会属下的省、港、澳各轮船的海员已于六月十八日率先开始罢工，该工会还向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说他们这次罢工是同情罢工，是为支持上海工商学联会所提出的解决五卅事件的十七条要求而罢工。更有甚者，他们竟鼓动和安排他们的会员回广州去！”

“那么，我们该怎样对付他们呢？”红埔船坞的贝里·库柏问道。

“请布朗先生先发表高见，好吗？”佩特森说。

“好，我就先谈谈，作为抛砖引玉。”布朗先喝了一口酒，然后放下酒杯，开始说了起来：“香港自一八四一年开埠以来到一九二二年的八十年间，劳资之间一向相安无事，可以说是太平盛世。但是，自孙逸仙领导的一九一一年革命成功以来，我们西方的工人运

动渐渐影响到香港来，于是香港的工人运动开始酝酿。”

“在这方面阁下创造的经验成功地稳定了大局，使我们能风平浪静地度过了好多年。希望阁下在新的形势下，能提出一些新的有效方法去对付这场危机。”源远洋行的汤马斯·史文朋真诚地说。

“但是，一九二二年一月以海员工会为核心的海军船坞工人、电车工人、手车夫和轿夫的大罢工，显示出各工厂、企业的工人似乎开始摆脱了各自为政的自发抗争局面，我们以往的那些方法已经越来越不灵了。”马田洋行的大卫·马田说。

“库柏先生，请恕我唐突地说，由于当年你们的长辈把关不牢，没有竭力制止海员工会的成立，才种下今天的祸根。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按行业一致行动了。”佩特森说。

“这也不能完全怪红埔船坞的。”布朗说。“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尤其是搞航运的几间大行。”

“我同意布朗先生的说法。”史文朋说。“我们源远洋行搞航运业务，无论在历史上或规模上，与红埔船坞都不相伯仲。但我们的前辈也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太轻视华人工人阶级的能量，也太忽略西方工人阶级对香港工人的影响。”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出个切实的办法来。”协谐洋行的威廉·凯勒说。“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啊！”

“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是由海员工会的苏兆征领导的。此人能言善辩，是个善于煽动工人的鼓动家。加上他魄力足，组织能力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是我们的祸根。”布朗说。“我们最近才获悉，他自一九二二年领导罢工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在暗中做联合各行各业工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政府太疏忽了。这次罢工行动正是他带头的！”

“也不能全怪政府。”凯勒说。“我们向以自由民主治国，管治香港这个殖民地也实行这一原则。当初布朗先生所采用的方法，不也是建基于这个原则的吗？问题是，我们如何瓦解他们利用我们自由民主制度灰色地带的做法。据我了解，目前苏兆征只发动了不到

十分之一的行业工人，所以主动权仍然在我们手上。”

“凯勒先生说得对极了！”布朗说，“主动权仍然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能手忙脚乱，我们要以牙还牙。”

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说话的珍妮，这时忽然插话说：“对，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譬如，他们在各轮船上鼓动工人和其他不明真相的人罢工，鼓动他们返回广州，我们也要派得力的人到这些轮船上直接向人们作正面宣传，这样就胜过政府的什么公告一百倍了。”

“布朗夫人的提议倒是个可行的办法。”马田说。“不过，哪些才算是得力的人呢？”

“不应该是一般的人，更不应该是警察。应该找些华人太平绅士去，他们在华人中最有威信，最起安抚作用。”珍妮说。

“对，布朗夫人的意见很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就在明天的立法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佩特森说。

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后，佩特森继续说：“当然，光有到船上做正面说理的工作还不够，还要调动英兵入市，宣布戒严，由英兵巡逻市区。所有警署均由英兵和印兵荷枪实弹把守，警署内所有华籍警员，要全部缴械，不得佩枪，以防造反。英兵要会同警员分头逮捕罢工工人，并搜查华人住宅。也就是说，要用说服与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方法，而以镇压为主。”

到晚上十二时，大家才分头回家。

(二)

一条从香港开往广州的汽轮开航后不久，在大舱的方便医院救济箱旁边一块小地方上，突然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白面无须的中年人。看到他梳得发亮的头发、鼻梁上架着的金丝眼镜，以及那雪白的衬衣和鲜红色的领带，大家都感到很碍眼，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绅士乘坐这种汽轮，尤其是乘坐这大舱。

那位先生最初似乎感到有点不自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但当他把胸部挺了挺，扶了扶金丝眼镜边以后，就镇定了下来，然后他清了清喉咙，沙声地开始说道：“工友们，我是太平绅士黄兰生，今天到这里来想和大家说几句话。”

围观的人低声地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说：“这个假洋鬼子玩什么把戏呢？”

“听说这几天来，来往港澳、省港的渡轮上，江门渡，石岐渡等船只上，有些自称是太平绅士或什么头面人物的人，到来劝说工人不要罢工、回乡。”又有人说。

“管他呢，这些为英国人卖力的奴才，与李景林这些军阀又有什么两样！”

“工友们，”黄兰生装着没听见，“我作为太平绅士，是为大家服务的。希望大家不要听信不可靠的传言，那些传言把上海的事件夸大了或歪曲了。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中国新闻报》因大量刊登失实的报道和刊出海员工会罢工声明的消息，违反了治安条例而被查封。”

“我们认为《中国新闻报》是为我们中国同胞服务的，是忠实报道新闻的，刊登海员工会罢工声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一个中年人打断了他的说话。

“工友们，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事实并没有如《中国新闻报》所报道的那么严重，而且这等事最好让政府去解决。”黄兰生说。

“如果《中国新闻报》错了，在本港的各行各业中，就不会激起现在这么大的公愤了！”一个穿着工人装的青年人说，“首先是英国人开设的商店的雇员，他们立即离职，洋行的华员也拒绝返回写字楼上班，日本的商店、商行的华员也同时采取行动。”

“那只是少数受人蒙蔽、鼓动的人的所作所为，大多数人还是奉公守法、照常上班的。希望大家不要受坏人煽动才好！”黄兰生用规劝的口吻说。

“那你又企图掩饰事实了！”一个穿着花布唐装衫裤的青年女子

用清脆的声音说，“我们这次罢工是出于爱国义愤的一致行动！”她突然转过身来，高声地对大家说：“同胞们，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人和雇员这几天都纷纷自动离开职位，回广州去了。前天，电车公司已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上班了，大酒店的侍应生和厨师们没有上班，政、军、医的下级公务员也大部分没有上班。连皇仁书院也有五百多名学生罢课。难道这是少数人的行为吗？”

“哼，你现在就是在煽动嘛！”黄兰生冷笑了一声，然后他掉过头去对大家说：“你们应该都知道，港督司徒拔已经下令调动英兵入市区，宣布戒严，就是让他们保护那些安分守己的人。”

“我们当然知道司徒拔的那一套：他出动英兵，以三十人为一队，荷枪实弹，列成队伍，每日在各马路上示威，每经过工会前即作状一番，以制造紧张气氛。他以为这样就会吓倒我们。我呸！”一个老工人吐了一口唾沫，愤然地说。

“你知道就好！”黄兰生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回乡。”一个手上拉着一个七八岁大男孩的中年妇人插话说，“我们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像上海那样开枪杀害我们呀！”

“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黄兰生拍了拍胸膛，神气活现地说。“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老老实实，照平时那样做工，你们的人身安全就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转过头去盯住那个老工人，用威吓的口吻说，“对于那些捣乱分子，对于那些煽动分子，对于那些破坏社会治安的坏分子，难道要政府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吗？”

“那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了！”那个穿花布唐装衫裤的青年女子反驳说，“你尽管可以把反对用机关枪屠杀我们同胞的人叫做煽动分子，但要我们跟你去做洋人的帮凶，去做洋奴，那你就是白费心机了！”

“我的确不是吓唬你们，我只是为你们好。”他摆出一副不屑与那青年女子对话的样子，只向着其他人说：“政府已在昨日发出公告，除明令禁止罢工、罢业外，并悬赏二百五十元，凡通风报信及